

新时代“五育融合”视角下学校美育内涵、价值与路径探究

陈燕红

【摘要】新时代“五育融合”是学校教育整体价值的实现，是文化、课程、学科与制度育人的整体体现。新时代学校美育也应注入新的内涵，即生活性、人文性和创造性，其价值体现在它是德育的基础，能促进社会和谐。当前学校美育工作的主要途径一是树立跨学科融合理念，构建学校“大美育”格局；二是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推进美育课程与课程美育相结合。

【关键词】新时代；五育融合；学校美育内涵；价值；路径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指出，全面发展素质教育，要坚持“突出德育成效、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动教育”“五育”并举^[1]。可见，坚持“五育并举”的办学理念，是新时代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原则，也是落实立德树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人才的必由之路。虽然“五育并举”之教育理念、造就“完全人格”之教育目标自民国时期即已创发，但学者对“五育”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的研究与考索却并未停滞。从学科领域的立场而言，要素主义流派认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和“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教育哲学必须面对的两大重大问题^[2]，对前者的追问必然会涉及到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范畴；从受教育者本身的权益立场而言，人的时间和精力皆是有限的，如何在“适当”的时间、地点把“适当”的知识传授给“适当”的人，使其“学之能用、用之所学”，是关心学校教育的研究者、管理者及教师应当深入思考的重点和难点。

一、“五育”关系的历史意蕴——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

近代意义上的“五育”理念，最早可追溯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1912年2月，作为中国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其“五育并举”的思想，将“五育”分为“公民道德教育”（德育范畴）、“实利主义教育”（智育范畴）、“军国民教育”（体育范畴）、“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他说，这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3]。在蔡氏看来，“五育并举”的目的，“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健全之人格。在专门教育，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4]，以此来促进人的

身心自由而和谐的发展。

1912年7月，中华民国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对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的“五育”教育宗旨提案进行了讨论，议决将“五育”变为“四育”，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5]，重要变化是删除了其中的世界观教育，当时有议员认为是“世界观教育”属于宗教、哲学范畴，不应加入普通教则内^[6]。这可能不仅是因为民国初创，国内的封建帝制传统思想依然深厚，一些西学理念尚未被民众接纳；另一方面，世界观教育理念内容本身较为艰深晦涩，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也难以实施。由于“世界观教育”被删除，原本作为联结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津梁的美感教育^[7]，其功能和地位也随之变化，成为促进道德完善的手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渐确定了新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即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1952年3月，由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中就明确提出要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中提出，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曾提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63年中共中央印发《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正式确立“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使劳动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自此，“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在我国以后颁布的法规和文件中得以充分体现。

而在“文革”及“文革”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

“五育并举”的提法因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陷入沉寂。2019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又郑重提出“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党和政府为何在此时重提“五育并举”之方针？吴遵民认为“是对以往几十年来‘重才不重人’的功利主义教育倾向的深刻反思，也回应了学界对教育必须回归生命本源的呼声”^[6]。但在新时代语境下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并不只是简单地对“五育”进行叠加整合，而是更加重视在“五育”的相互融合贯通下的“并举”，有学者认为“五育融合”是育人假设、育人理念、育人实践、育人思维、育人能力的统一^[7]。刘登辉认为“五育融合”应该具有均衡性、平等性、关联性和整体性特征，是文化、课程、学科与制度育人的整体体现，其目的是实现学校教育的整体价值^[8]。

二、新时代“五育融合”视角下学校美育之内涵

何为美育？美育所涵盖的内容极广，狭义概念上的“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主要指对艺术欣赏能力的教育，内容多重视技巧的训练和知识的传授，其目的在于培养懂艺术的人；而广义概念上的“美育”则可称为“美感教育”，拓展人的美感视野，提升人的美感能力，包括但不限于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以行为美、心理美和心灵美作为其外在表征，其终极目的则是培养心智健全具有“完全人格”、全面发展之“通才”。因此，在我国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新时代语境下，学校美育也应注入时代的新内涵。

（一）生活性

客观世界中美的事物普遍存有，故美育可时时处处地贯穿于人的生活当中。美育与生活的内在逻辑关联须以美的普遍性为前提，而美的普遍性又为学校美育提供了现实基础。如浩瀚星空，人人得以仰望；庭院明月，人人得以赏观；公园造像、美术馆雕塑图画，人人得以游览。蔡元培也以为：“我说美育，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可以休了。”^[9] 建基于视觉文化之上的美育，希冀学生能够通过接受适度的审美教育，可以探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或接触到的各种符号意义，如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报刊杂志广告、电视网络视频、物理空间布置、艺术领域以及次文化的作品与思维等，这些都提醒我们，真实有效的学校美育必须与学生具体的生活经验联系紧密，引导其自我发现、自我理解与自我尝试，在与自然和生活的“对话”中主动发现美，或通过创造美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

（二）人文性

审美需要既不属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性需要，也不属于发展性需要。但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 1908 - 1970）在其所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基本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处于最低层次，最高层次的则是自我实现需要，而审美的需要则归为“基本的认知需要”，因为“在某些人身上，确有真正的基本的审美需要……他们积极的热望着，只有美才能满足他们的热望。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健康儿童身上都有体现”^[10]。可见，儿童的审美需要不具有谋生性特征，也不是补充生命活动本身所需的消耗，而是生命活力的释放需要，是儿童自由展示人的生命的活动，故应属于人类生命的一种自我享受。正如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的例证：“一个小男孩把石头抛在河水中，以惊奇的神色去看水中所现的圆圈，觉得这是一个作品，在这作品中他看出自己活动的结果。”^[11] 简言之，审美教育弘扬了人性、高扬了人格，故而人的智慧、理性、道德、生命都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人也最终形塑自由为完整的人格。

（三）创造性

批判孕育创造。无论是以杜卫为代表的“审美发展论”流派，还是以姚文芳、肖鹰等人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理论”学派，亦或曾繁仁的“中和美育论”流派，无一不是建立在对传统美育的批判基础之上。视觉文化强调个体自我省思，及以多元方式解读与他人、自然、社会等“他者”的关系，故学校美育应尊重个体的审美理解力和批判思维力，使其能够在理解和批判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超越。

“美”作为一种蕴含超越性价值的文化，体现了人的一种渴望超脱现实的创造精神。美与自由、创造密不可分，美源自人的自由创造，这就是为何会出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的原因。而就美育本质而言，它强调的是诱发和引导人们发现自我潜力，在创造性劳动中实现自我价值，而不是强制和被动的灌输，朱立元认为“审美教育的本质在于审美自由，审美自由又塑造着人的自由”^[12]。为达到学校美育创造性，首要是实现学校美育的超越性。何谓学校美育的超越性？张海华认为，它应包含审美和教育的双重性超越，是审美超越性与教育超越性的融合^[13]。王建国则认为它是个体超越性（人的“美感生成”及自我超越）与社会超越性（建立社会理想形态）的统一。^[14] 需要指出的是，学校美育的创造性并不可视为美育直接产生创造力，而是学校通过保护和培育儿童的自由天性并提升其人文素养，进而最大程度地激活和发展人的创造力。

三、新时代“五育融合”视角下学校美育之价值

(一) 个体层面上, 学校美育是德育的基础。为何要重视美育? 英国诗人雪莱(Shelley, 1792-1822)在其著作《为诗辩护》中阐明:“道德中最大的秘密是爱……要做一个至善的人, 必须有深刻而周密的想象力; 他必须设身于旁人和众人的地位上, 必须把同胞的苦乐当做自己的苦乐。想象是实现道德上的善的伟大工具……诗以不断使人感到新鲜乐趣的思想来充实想象, 因而扩大想象的范围。”^[15]他认为道德人格的培养是基于同情心, 同情心又基于想象力, 而想象力则可以在诗里面培养。如果将吟诗作画视为一种美育活动, 则美育是德育的基础。无独有偶, 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在《美育书简》中也指出, 审美是人达到精神解放和完美人性的先决条件, 人要通过审美状态才能由单纯的感性状态达到理性和道德的状态^[16]。可见, 他认为审美可以促进个体道德的发展, 也可形塑人的完美人格。此外, 他还认为通过“美育”可以创建一个“自由王国”:“在力量的可怕王国中以及在法则的神圣王国中, 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 即游戏和外在的显现的愉悦的王国。在这里它卸下了人身上一切关系的枷锁, 并且使他摆脱了一切不论是物质的强制还是道德的强制。”^[16]由此可知, 席勒认为当个体的美感能力高度发达时, 人们又可摆脱来自社会道德的“绑架”而达到超越道德的目的。

(二) 社会层面上, 学校美育可以促进社会和谐

构建新时代语境下的和谐社会, 首先要使个体保持一种人与自身、他人、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的生活状态, 这也是生态美育视角下的学校美育的重要目标。我国古代教育家很早就关注到美育的社会政治功能, 如孔子认为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17]。这里的“怨”“事父”“事君”即指学诗能够懂得封建伦理道德, 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席勒也主张美感能促进社会和谐, 政治稳定。他认为:“力量的国度只能通过自然去驯服自然的方式, 使社会成为可能。伦理的国度只能通过使个人的意志服从公共意志的方式, 使社会(在道德上)成为必要。只有审美的国度才能使社会成为现实……只有审美的趣味能够给社会带来和谐, 因为它把和谐建立在个人心中。”^[16]席勒最早使用“美育”的概念, 他不仅提出以美感鉴赏作为学校美育方法, 更重要的是认为可以通过美育来实现个体的“全人格教育”, 培养他们兼具感性和理性的健全人格, 教导他们追求精神自由以激发创造活力, 而道德教育则可培育他们理性思考的自律型人格, 藉以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

四、新时代“五育融合”视角下学校美育之实践路径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学校教育的根本宗旨, 培养创造性人才则是当前学校教育的紧迫任务, 而学校美育则是丰富儿童想象力、激发其创新创造活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关键途径。2020年10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要不断完善美育课程和教材体系, 加强美育与德育、智育等其他“四育”的学科融合, 开齐开足上好美育课^[18]。上述指导意见为我们开展学校美育工作提供了根本思路和路径指引, 笔者认为可重点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加强学校美育工作的途径。

(一) 树立跨学科融合理念, 构建学校“大美育”格局

学校美育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作, 不仅是美育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既要凸显美育工作的特殊性, 也要兼顾德、智、体、劳四育对于美育目标实现的功能和价值, 多学科知识在相互碰撞、耦合、交融的过程中, 学生的科学美、技术美和艺术美也将得到充分展现, 因此学校要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统筹布局“大美育”格局。

1. 搭建学校多部门协同联动平台

当前学校美育工作者数量不足, 尤其是中小学美育专任教师严重短缺, 仅靠他们来落实学校美育工作目标、达成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是不现实的, 因而学校其他单位需要统筹联动, 既各司其职又密切协作, 形成系统效应、合力效应。

2. 地方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要做好组织保障和评价监督工作

学校美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需要得到充足的经费和物质保障、政策和制度保障。地方政府财政需要加大财力支持学校美育工作, 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学校美育发展。此外, 教育主管部门也需要完善学校美育法律法规制度, 健全学校美育工作督导评价制度, 把美育化成效纳入学校办学评价的指标体系。

3. 统筹整合社会资源, 激活美育工作社会活力

鼓励社会公共文化艺术场馆和文艺院团可与学校合作资源共享, 共同开设美育课程, 学校可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学习美术馆、博物馆、书法馆、艺术馆的文化遗产, 让学生在艺术学习中感悟美育精神, 厘清中华文化脉络, 汲取中华文化艺术精髓。

(二) 深化课程教学改革, 推进美育课程与课程美育相结合

课堂教学既是培育学生美育知识观念、提升其

(下转 84 页)

2019-10-14[2022-01-16]. <https://news.xmu.edu.cn/info/1002/1732.htm>.

[3]李海燕,李梦凡.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发展型资助提升路径探究[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12):33-35.

[4]卞学愚,王朱丹,孙立锐.书院体制下“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的设计及实践[J].教育教学论坛,2020(43):213-215.

[5]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2018-10-30[2022-11-1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5/s7505/201811/t20181106_353764.html.

[6]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EB/OL].共产党员网,2017-02-27[2022-11-09]. <https://news.12371.cn/2017/02/27/ART11488198142760922.shtml>.

[7]聚焦三大要素 抓实全员育人[EB/OL].中工网,2022-04-21[2022-11-09]. <https://www.worker.cn/c/2022-04-21/6879645.shtml>.

[8]张玉红.寝室文化对大学生成长的影响及优化路径[D].华中师范大学,2019:27.

基金项目:厦门大学学生工作课题“完善经济困难学生发展型资助体系研究——“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下”(2021XN001)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杨书元)

(上接76页)

美感能力的重要场所,也是学校美育工作的主要渠道和评价支点。开齐开足美育课是国家课程方案和标准的刚性要求,选用其他途径或方式来弱化甚至替代课堂美育工作皆不可取,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更是如此。课堂是美育课程的实现载体,但美育课程不应局限于美育课程,而应包含美育学科、美育话语、美育教材教法等一整套体系。

^[9]推进美育课程改革建设,既要有系统性思维,也要有创新性思维,我们可以把具有美育特征的课程按其学科特点分门别类,将体现在各个课程中的美按照美的实现形式完整呈现出来,列入美育课程范畴,并按学校教育教学实际将之划归到必修课与选修课当中,发挥不同课程对美育课程的补充作用,实现美育课程与课程美育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教育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EB/OL].(2019-6-23)[2021-4-25].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907/t20190708_389416.html.

[2]陆有铨.现代西方教育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蔡元培.蔡子民先生言行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4]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6]吴遵民.“五育”并举背景下劳动教育新视野

[J].现代远距离教育,2020(02):3-9.

[7]李政涛,文娟.“五育融合”与新时代“教育新体系”的构建[J].中国电化教育,2020(03):7-16.

[8]刘登辉,李华.“五育融合”的内涵、框架与实现[J].中国教育科学,2020(05):85-91.

[9]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马斯洛著.动机与人格(第三版).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1]黑格尔著.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2]朱立元,刘阳.论审美超越[J].文艺研究,2007(04):4-14.

[13]张海华.学校美育的超越性——基于中学美育实践的困境与策略[J].集美大学学报,2020(02):53-57.

[14]王建国,杨兆山,陈仁.论美育的超越价值[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06):879-884.

[15]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编.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6]席勒著.美育书简[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17]张燕婴译注.论语(阳货篇)[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0-10-16(4).

[19]修远,徐杨.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立德树人价值逻辑与实现路径[J].中国电化教育,2019(10):97-101.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赵鹏程)